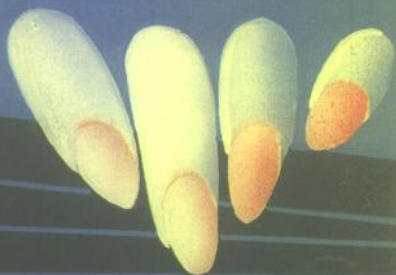


● 新生代间谍



科技鼯鼠

KEJIYANSHU

王建政等编著

军事谊文出版社

科技“鼯鼠”

——新生代间谍

王建政

李 君 编著

陈方明

军事谊文出版社

新出图:[1997]43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技“鼯鼠”:新生代间谍/王建政等编著.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1997. 10
ISBN 7-80027-764-X

I. 科… II. 王… III. 技术-间谍-活动-世界 IV. D5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0303 号

书 名:科技“鼯鼠”——新生代间谍

编 著:王建政 李 君 陈方明

出版发行者:军事谊文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印 刷 者:北京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9.5

字 数:240 千字

印 数:1—10500 册

书 号:ISBN 7-80027-764-X/E · 228

定 价:12.00 元

出版说明

——必须重视科技战线上的反窃密斗争

经过作者和有关方面一年多的共同努力,《科技鼯鼠——新生代间谍》终于同读者见面了。这本书值得一读,因为它告诉我们: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走向缓和;在新的更为激烈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中,外国情报机关正把越来越多的力量转向搜集它国的科技和经济情报,手段也越来越先进、隐蔽。因此,所有善良的人们,你们务必警惕啊!

(一)

情报(谍报)活动尽管是人类开始生产活动时,在其同自然的斗争或互相的斗争中就已产生,但最初只是零星的、个别的和偶然的现象。随着家族、部落、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出现,也就是随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出现,它就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且开始朝着有领导、有组织的方向发展,形成一定的规模。

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以往的情报(谍报)活动虽然遍及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人文、自然等各个领域,但活动最频繁、斗争最激烈、场面最壮观的,莫过于军事领域。第一部系统总结情报(谍报)活动经验的著作也是涉及军事领域的,即孙子兵法中的《用间篇》。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既然战争并非小事,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作为阶级斗争和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工具——情报(谍报)活动,首先用于军事和战争,以求“知己知彼”,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

历史发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不复存在,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国际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大环境中,战争的阴影虽然仍笼罩着大地,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但综合国力的较量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的斗争焦点。

在综合国力的较量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起着关键的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使得综合国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各国为了在新的国际竞争中使自己占据有利地位,普遍调整 and 强化情报侦察工作,把搜集科技和经济情报放在了突出的位置。

美国这个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曾在其 1990 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确定,经济情报是情报工作的最优先项目之一。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盖茨在其任内的“情报改革一揽子计划”中提出,美国情报机构在经济领域的工作量应占全部工作量的 40%。法国的情报部门“使用各种手段搜集外国竞争对手的技术情报和专利情报”。日本的情报系统“在搜集经济、技术情报方面投入的力量之大,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德国的“情报机构每时每刻都在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它们采取公开和秘密的方式,利用各种手段搜集经济、技术和工业情报”。一些大国如此,小国也不甘落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评估报告称,以色列把“相当一部分隐蔽活动放在窃取科技情报方面”,“其搜集内容包括核技术、电子、航空和弹道学等高科技领域”。韩国的国家安全企划部“实际上就是它的中央情报局。它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情报组织之一”,“在国外活动广泛,培植间谍网,瞄准公司,窃取情报”。

(三)

与以往搜集军事、政治情报相比,外国情报机关在获取科技、经济情报方面具有一系列明显的特点。

首先是政府与民间互相配合。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尤其是军事情报,不仅在内容上有其特殊的、专业的要求,而且在情报的使用范围上也有比较严格的限制。因此,一般只由军政情报机关指定少数专业人员搜集。而科技情报,尤其是经济情报则不然,不仅政府机关需要,而且民间的科研单位和大公司也需要。因此,经常是政府和军队的情报机构同民间的公司联手搜集,互相配合。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尤为典型。“日本的通商产业省是间谍网的中心。内阁调查室也参与了监督间谍网的工作”,“对东京 300 家大企业所作的调查表明,55%的企业拥有情报信息中心”,“三菱、松下等公司都拥有情报来源”,“如松下公司的情报机构就占据了纽约曼哈顿地区一座摩天大楼的两层楼”。一位日本权威人士评价说,“日本的经济效益 54%是靠情报得来的。”

其次,大力发展“自办”企业。美国国会已经立法允许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成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华盛顿邮报》1995 年 3 月 30 日还透露,“五角大楼准备增加海外间谍活动”,“以建立海外挂名公司为掩护,逐步扩大国外的经济、工业和科技间谍活动”。其他国家的一些情报机构也越来越多地“自办”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已和过去的“商掩”公司有所不同,它们已是情报机构的分支,“挂羊头卖狗肉”。

第三,对“盟国”和“友好国家”也不例外。法国对外安全总局前局长皮埃尔·马里昂就曾赤裸裸地说过:“从盟国中搜集具有经济、技术和工业内容的情报活动,也并非与结盟的事实背道而驰”。另有报道说,美国国防情报局自 1984 年以来,就在发展“苏格拉底

工程”，目标是跟踪一些竞争对手如日、德、法、英、韩的经济与技术发展战略，瞄准高科技的战略工业，关注它们的技术政策、战略，以及一些大公司的联合”。日本是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但它依靠情报工作，大量获取“美国的技术资源”，从而据说节约了60%的科研经费，缩短了一半以上的技术开发周期。

第四，不择手段，只计功利。许多外国情报机关和公司在窃取科技、经济情报时，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一些传统的手段，如窃听、窃照、威胁利诱、“美人计”等等，仍在使用，而且什么“假买真仿”、“假考察真偷窃”、高薪“挖名角”等方法，也是层出不穷。难怪法国一位情报专家说：“不要天真地认为有什么职业道德。这种道德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的后冷战时期”。

※

※

※

总之，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情报(谍报)与反情报(谍报)的斗争重点也已经发生变化。一场全新的搜集科技、经济情报的战争已经打响。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国外的各种势力也在努力窃取我经济和科技情报。从“知识，尤其是高科技知识，就是战略情报”的观点来看，这场情报(谍报)与反情报(谍报)战的胜负将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就是本书所要提醒读者的。

1997年8月

作 者 的 话

何为间谍？

《辞源》释文：“秘密侦探敌情”。又曰“间谓往来，谍谓觐候。”

《辞海》释文：“指由外国情报特务机关派遣或指使，窃取、刺探、传送机密情报，或进行颠覆、破坏等活动的人员。往往以各种职业或名义为掩护，采取各种方式打入军队、国家机关和其他机要部门进行颠覆活动。”

物换星移。在人类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是否应该赋予“间谍”新的涵义？

※

※

※

当今之世，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斗争，已经从昔日的军事对抗、政治对峙、意识形态的对垒，演变为今日的经济竞争、科技角逐、综合国力的较量。换言之，已经从昔日的热战、冷战，扩展到今日的经济战、高科技战。

当今之世，国家之间的“敌”“友”定位已经越来越飘忽不定，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事而异。政治上的盟友，可能是经济上的对手；军事战场上的盟军，可能是科技战场上的“鼯鼠”。换言之，不仅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也没有绝对的敌人或朋友。

那么，衡量敌友的标准是什么呢？

※

※

※

20 年前，北京大学一位著名的教授在课堂上下过这样的断

言：“一切军事行动都是为了政治利益，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为了经济利益。”乍一听来，这不像是真理；细细想去，这就是事实！

20年后，这位教授教过的一名学生在读完本书的样稿后断言：“不搞经济间谍活动难以竞争，不防经济间谍活动难以生存。”这不完全是真理，却是事实！

建 政

1997年5月19日

目 录

第一章	话说工业间谍的渊源	(1)
第二章	来自“友邦”的间谍	(23)
第三章	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	(47)
第四章	医药间谍落网记	(56)
第五章	德国联邦情报局的神秘面纱	(66)
第六章	美男计使她走向迷茫	(83)
第七章	“星球大战计划”被窃案	(96)
第八章	贪婪的法国情报机关	(110)
第九章	法国间谍写下的故事	(127)
第十章	日本经济间谍振兴日本经济	(141)
第十一章	“灰色市场渗透”行动	(153)
第十二章	华盛顿的日本坐探	(171)
第十三章	康塔姆案件	(186)
第十四章	以色列拉卡姆组织的惊世之作	(195)
第十五章	以色列摩萨德的美人计	(225)
第十六章	被韩国收买的华裔工业鼯鼠	(241)
第十七章	“乔治城俱乐部”的秘密	(251)
第十八章	克格勃技术大盗	(257)
第十九章	美国——友邦间谍活动的天堂	(264)
第二十章	美国人正在酝酿新的工程	(276)

第一章 话说工业间谍的渊源

最初只是盗火种而已

从很久很久以前就流传着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他冲破宙斯的禁令，从天上盗取火种赠给人间。惩罚是残酷的：他被锁在高加索的山崖上，每日遭受神鹰的啄食，永无休止地忍受着苦痛。尽管这是一则神话，但它很可能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在头领那里受了委屈的人，从较开化的本部落中盗取火种，赠给那些还不会使用火的人们。法国作家约瑟夫·贝克斯用老苦尼的笔名，在他发表的一部独具特色的长篇小说《夺火记》中，记述了类似的故事。我们在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中，可以窥见所谓工业间谍活动的基本内容。

工业间谍活动作为生产力历史发展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生产方式的进步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不断改变着自身的性质和表现方式。从历史的角度看，工业间谍活动几乎要比军事间谍活动还古老。在大约 15 世纪前的中国，就可以找到工业间谍活动的典型实例。缫丝织绸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早在公元前数世纪就开始向外输出，中亚和欧洲诸国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得到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织品，同时也渴望得到丝绸生产工艺的秘密，但一直枉费心机。大概到了元、明时期，中国的一位公主（具体时间和人物已无从考证）将蚕种秘藏于花冠之内带到异国他乡，从而使使得中国对丝绸生产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中国对该项生产利润的独占也就遭到破坏。这个事例包含了工业间谍活动

的主要实质及隐秘含义。显然，这一最古老的行业是同工业本身同时形成的。

应当说，原始部落还根本不懂什么是秘密，因而也不懂得如何去隐藏和保守自己的秘密。尔虞我诈是后来的产物。即使是今天，也仍然残存着一些不懂得什么是说谎和欺骗的部族。因此，与其说普罗米修斯神话传说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如说是在远古时代人们虽已学会用火，但还不懂得可以把它们变成秘密并获得好处。工业间谍活动更可能起源于劳动分工、商品和货币出现之后，即原始社会解体而奴隶社会产生的时期。

总之，工业间谍活动萌芽于史前时期，是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某些方法、工具、新东西只要刚一为其所有者带来好处，他们便竭力对他人隐瞒，以防别人学去。而那些知识贫乏日子过得贫苦的人便不惜任何代价力图攫取这些秘密。史册上记载了大量谋取他人秘密的事例。例如，根据英国史学家吉本的看法，阿拉伯的间谍们曾花了 400 年的时间企图揭开“希腊纵火剂”的秘密，结果徒劳无益。我国的瓷器举世闻名，一度曾领先世界一大截。为了把我国瓷器的制造工艺搞到手，世界各国的间谍们不知花费了多少年的时间。最后，到 18 世纪初，法国的一个耶稣教徒潜入我国一个瓷器手工作坊。他成功地了解到用高岭土制作硬瓷的工艺，并骗过当地官府的警戒，盗取了原料样品，送回欧洲。一位法国化学家通过化学分析，很快便搞清了这种材料的成分。

由于获取了制瓷秘密，又具备高岭土原料，法国人于 1756 年在塞佛尔城建起了一座瓷器工厂。英国人也如法炮制，派了一个叫布赖恩的间谍到塞佛尔，从法国人那里搞到了生产瓷器的工艺秘密。英、法两国借助工业间谍，不仅节约了大量的研制费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赢得了时间，其制瓷工艺和产量都大大超过了埋头傻干的德国人。

19 世纪曾一度被认为是“世界工场”的英国，其铸钢工业的形

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诗人、音乐家、铸工同时又是间谍的弗利。他打扮成吟游诗人，漫游于比利时、德国、波希米亚、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其目的只有一个：搞到优质钢生产的秘密。他历尽千辛万险，险些丢了性命，终于窃取了大陆铸工工会的秘密材料，使英国的铸钢业从此走上轨道。弗利则获得贵族封号，顿成巨富。

工业秘密与军事结缘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各种工业秘密在人们心目中的等级地位是经常不断地变化着的。如果说，中世纪的间谍们猎取的目标是一种使用后在尸首上不留明显痕迹的所谓“继承遗产所用之药末”的话，那么，现代的工业大亨们则对军工生产的机密更感兴趣。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步兵武器生产领域出现了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是马克沁，他是一位美国发明家，后移居英国；另一个是巴齐尔·扎哈罗夫，他生于希腊，但取了一个俄国名字，居住在法国，却持有美国护照。在扎哈罗夫豪华的别墅里，可以见到一只盛放名片的金托盘，上面镌刻着这样一句话：“巴齐尔·扎哈罗夫先生决不屈服于讹诈。”扎哈罗夫不仅是军火工业巨头，而且深谙用间之道。他织就了一张遍布全欧的工业间谍活动网。这个间谍网行动诡谲：从不使用片纸只字进行联络，以避免暴露发件人和收件人。间谍们在饭店或列车上与头目碰头，并总是口头报告，不留任何证据。

扎哈罗夫的生意在工程师马克沁研究出机枪结构之前，一直颇为兴旺。这种机枪可以用射击后产生的后坐力把子弹送入枪膛。扎哈罗夫的步兵武器较之马克沁机枪未免相形见绌，显得陈旧过时。

第一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扎哈罗夫决心拿出惊险小说中的精神，以间谍发明与马克沁的技术发明相对抗。他命令其间谍机构

阻止马克沁机枪闯入欧洲市场。当时，马克沁机枪就像今天的迪奥时装公司或皮尔·卡丹的时装一样，享有盛誉。一次，马克沁建议意大利海军部用他的机枪装备意大利舰艇。为此，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将一挺机枪从码头上沉入海中，让机枪在水中浸泡一昼夜。马克沁肯定地说，海水对他的机枪毫无影响。但是，当第二天把机枪从水底捞出来后，它却变成了哑巴。原来，前一天夜间，扎哈罗夫的帮手们已偷偷地把机枪取出，锯掉了撞针头，然后又放回原处……

又有一次，为了做射击表演，马克沁派了一名自己最得意的神枪手，他曾参加许多国际竞赛并囊括全部奖品。但是，扎哈罗夫派了一个精明能干的帮手，向神枪手敬了一杯搅入散瞳剂的希腊酒。结果，神枪手表演得相当糟糕，连靶边儿也没擦着。可怜的射手为了证实不是自己的过错，于翌日再显身手，果然百发百中。但这已于事无补，订货单都让扎哈罗夫抢去了。

军火工厂的主人无所不用其毒。1890年，英国情报部门以充足的根据指控扎哈罗夫窃取了一种大威力炸药的生产秘密。然而，这并未妨碍英国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赐予他骑士封号，也未妨碍法国授予他荣誉团勋章。在那次大战中，扎哈罗夫发了大财。

法国一位专门研究现代工业间谍活动方法的专家写道：“现代科学情报、工业情报和经济情报大部分容易获得。”他们认为，95%的情报可以通过整理专业杂志和科学著作、大公司的报告、企业的内部出版物、专利许可证以及在交易会和展览会上广为散发的商品说明书和小册子等等来获取。间谍的任务只是了解其余5%的情报。但这5%的情报，包括了公司的秘密、化学公式、特种工艺流程等等本行当的“秘密”。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商行，或哪个公司，只要能很好地运用组织有方、有的放矢的间谍，就一定能够节省时间，节约资金和科研力量，就能在国际市场上处于比竞争对手更有利的地位。

日本人以善于创造性地模仿别人的商品和设计而驰名于世。

他们的工业间谍活动可谓源远流长。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对中国的丝绸生产工艺垂涎已久。从表面上看，丝绸的制造似乎很简单：把蚕放养在桑树上，待其长成茧，再抽茧丝合并成生丝。全部秘密就在于怎样抽出这极为纤细的，然而价值无量的蚕丝。日本人没有等来“下嫁的公主”，但找到了丝绸生产的秘密方法。一个日本使团来到中国皇宫，正式邀请一批御前工匠赴日本教授缫丝工艺。日本人明知会遭到拒绝，但他们软磨硬泡，在中国宫廷里逗留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原原本本地获得了他们所需的全部秘密，尔后带回国去。结果，日本很快便成为世界丝绸生产第二大国。

19世纪末，日本所需的全部船只都要向德国和英国订购。一次，日本人向英国订购一艘船，在仔细地“研究”了全部技术文件后，又拒绝购买。后来，当英国克莱德造船厂的总工程师在环球旅行途经澳大利亚一个港口，看到了一艘日本船竟然就是他自己设计的时，不禁目瞪口呆。

工程师回国后，向公司经理处报告了这一情况。公司决定不张扬此事，因为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工程师心里憋着一股火，此仇不报，寝食难安。他说服头头采取另一种报复措施。机会终于来了。当那位日本船主又来克莱德船厂订购一艘结构更先进的商船时，英国人仍然对他殷勤款待，并根据他的请求，将全部的技术资料悉数寄往日本。日本人则故伎重演：船主取消了订货并千恩万谢地退回资料。一年以后，英国驻日使馆的代表出席了日本横滨造船厂隆重举办的一艘新船的下水仪式。新船果然和英国克莱德造船厂工程师设计的那艘船一模一样。仪式开始，先是洋洋自得的发言和热烈奔放的贺词。尔后，一位头戴大礼帽的先生依照旧俗将一瓶陈年老酒在船头摔碎，船便缓缓地滑入水中。但接着却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船激起一路浪花，进入水中。然后，便在数百名参观者的注视下开始慢慢地倾斜，最后，终于肚皮朝天，龙骨翻出了水面。英国使

馆的代表电告伦敦，炮制假数据的英国工程师非常高兴，因为终于实现了报仇雪恨的愿望。而监造这艘船的日本同行却剖腹自杀了。

时代在变化，工业间谍活动的方式也在改变。但是，工业间谍活动的实质却依然如故：攫取竞争对手的秘密，将其击败，从中获利。

专利制度与工业间谍活动

应当说，资本主义产生后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日益增多的科技发明成果猛烈地刺激着工业间谍活动，促使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发明成果常常被形形色色的骗子所盗取和利用。由于生产秘密难以保守，付出了多年劳动的发明者，有可能得不到任何好处，保护发明者的利益已成为普遍的愿望，专利制度由此应运而生。可以说，是工业间谍活动促使了发明专利权的诞生。

专利权，系指依法批准的发明人或其权利受让人对其发明成果在一定年限内享有的独占权或专用权。专利权的效力表现为：专利权人享有实施其发明的权利，任何人未经权利人许可不得实施该项发明；专利权人对侵害其权利的人有妨害排除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and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此外，专利权人还有权出售准许利用其专利发明的许可证。

但是，专利制度的诞生不仅未能动摇工业间谍活动的基础，反而成了它的特殊的刺激因素。

16世纪中叶，一个意大利贵族，获得了法国皇帝颁发的一张专利证，获准独家利用威尼斯式生产方法生产各种玻璃制品。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法国的这套享有盛名的威尼斯玻璃镜的制造方法本来就是从意大利偷来的。

然而，偷盗他国工业秘密并非“大法兰西”的独家本领，别国也

以毫不逊色的狡猾手段去猎取他的秘密。18 世纪末,英国人盗取了法国人尼古拉·罗贝尔的薄型纸生产专利,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纸币、报纸、书籍和专利证,都是用这种纸张印制的。英国人还印刷伪钞,投放到法国,企图在法国制造财政和经济混乱。从法国盗取的这一秘密被用于对付法国人。

间谍活动,特别是工业间谍活动,在法国曾得到拿破仑·波拿巴千方百计的鼓励。在远征俄国前,为了揭开“英国钢”的秘密,他不无深算地宣布举行一次类似竞赛的活动:无论是“英国钢”的真正发明者,还是能够盗取到英国这种工业秘密的人,均可获得重金奖赏。尽管如此,拿破仑还是未能得到“英国钢”的生产秘密。然而,弗里德里希·克虏伯——一位太康采恩的奠基者,发动那些贪图赏的间谍们成功地探出了优质钢的生产秘密,并立即着手生产。

但是,克虏伯的事业还是功败垂成了:他始终未能使他的钢的质量达到英国钢的水平。克虏伯 39 岁便命赴黄泉,身后债台高筑,留下好几百万的欠款。但他的儿子,后来有“枪炮大王”之称的阿尔弗雷德,重新安排“克虏伯”钢的生产,并组织得有声有色,不仅偿还了欠款,而且开始大量盈利。克虏伯家族的事业开始飞黄腾达,蒸蒸日上。阿尔弗雷德之所以一举成功,除了他有组织者的天才和发明家的禀赋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力于工业间谍活动。

1838 年,阿尔弗雷德假冒他人之名前往英国,试图亲自探听英国钢的生产秘密。这位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绅士,在上流社会和工业界人士中不倦地奔走,采用笼络收买和摇尾乞怜等种种手段,成功地搞到了英国人的工业秘密。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英国人的这些秘密也是从欧洲大陆铸工公会那里偷来的。由于窃取到了英国钢的秘密,克虏伯家族的工业实力和政治影响都不可估量地扩大了。

1923 年,《纽约时报》写道:“世上有一对珍贵无比的人类大脑,在商业界和工业界,它的估价为 150 亿美元。是 150 亿,而不是